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二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五六四九次会议

2007年3月28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 主席:** 德拉米尼·祖马女士/库马洛先生 (南非)
- 成员:**
- 比利时 韦贝克先生
- 中国 刘振民先生
- 刚果 阿达达先生
- 法国 德拉萨布利埃先生
- 加纳 纳纳·埃法赫-阿彭滕
- 印度尼西亚 科坦先生
- 意大利 曼托瓦尼先生
- 巴拿马 苏埃斯库姆先生
- 秘鲁 查韦斯先生
- 卡塔尔 纳赛尔先生
- 俄罗斯联邦 丘尔金先生
- 斯洛伐克 布里安先生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埃米尔·琼斯·帕里爵士
- 美利坚合众国 沃尔科特·桑德斯女士

议程项目

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尤其是非洲联盟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关系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54A）。

上午 10 时 15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尤其是非洲联盟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关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贝宁、布基纳法索、埃及、德国、日本、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纳米比亚、挪威、卢旺达、苏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干达、乌拉圭和越南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审议。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对该项目的审议，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上述国家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并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我高兴地邀请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助理秘书长赫迪·阿纳比先生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赛义德·吉尼特先生阁下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就座。

根据安理会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发出的邀请，我请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叶海亚·马赫马萨尼先生阁下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阿卜杜勒·瓦哈卜先生阁下参加本次会议，并请他们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全理事会是根据其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我谨提请注意文件 S/2007/148，其中载有 2007 年 3 月 14 日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一封信，转递有关所审议项目的一份概念文件。

我现在以南非共和国外交部长的身份发言。

这并不是安全理事会或大会第一次讨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尤其是非洲联盟（非盟）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关系。原因是，我们正在目睹日益依赖区域组织来解决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某些冲突的情况。

南非认为，审视如何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设想加强与区域组织的关系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希望，在我们担任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期间，我们可以为更好地阐述和澄清这个重要问题作出贡献。

在非洲联盟最近举行的首脑会议上，非洲各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呼吁联合国

“在《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范围内，审查是否可能通过摊款来资助非洲联盟所采取或在其授权下并得到联合国同意而展开的维持和平行动”。

非洲联盟为落实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大会第 60/1 号决议）作出了决定，呼吁进一步加强与区域组织、尤其是非洲联盟的伙伴关系。

这种互动得益于我们在以下情况中所看到的协同作用：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一起在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海地、科索沃和苏丹等不同地方进行合作。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合作以不同方式进行，从维持和平行动中的特定安排到分阶段的共同部署。

然而，这种合作并没有解除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授权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安全理事会仍是被赋予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的主要机构。在这方面，我们坚定认为，我们应当协调我们在联合国之下所作出的集体安全努力。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区域组织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非洲联盟既对联合国未能干预的一些局势，也对需要联合国快速干预但又不可能干预的一些局势进行了干预。在一些情况下，联合国进程本身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最终敲定，而当地的安全形势却在恶化。因此，区域组织能够有助于弥补这些实际不足之处。

区域组织给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了优势，这包括它们距离具体冲突局势较近并对此了解较多。它们在干预方面有着更大的灵活性，特别是在初期，而且还能够在发生冲突时参与调解努力。

我们在布隆迪的经验是，非洲联盟选择在因双方没有达成永久停火而联合国不能部署维持和平特派团的情况下进行干预。在其它情况下，安理会事后对区域组织的参与给予了认可。这使得人们认为安理会的行动前后不一致，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与区域组织的关系。

此外，非洲联盟成立了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其议程是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议程的补充。这提出了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与安理会决定之间关系的问题。有时候，安理会对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作出了响应。然而，也有时候情况并非如此。这就提请人们注意，需要加强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关系。

在布隆迪问题上，我们看到非洲联盟的工作是对安理会决定进行补充。我们希望在索马里看到同样的进程。应由安全理事会按照非洲联盟的请求，在六个月后将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转变为联合国部队。

在达尔富尔局势中，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都面临复杂挑战。不过，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非苏特派团）在达尔富尔发挥了有益作用是无疑的。尽管资源有限，但非苏特派团为保护平民和协助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开展艰巨任务作出了贡献。通过非苏特派团在达尔富尔的存在，我们对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有了更好的了解。

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非洲联盟不能独自承受达尔富尔负担。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非洲联盟才呼吁联合国在 2007 年 6 月 30 日我们的部队撤离苏丹后进驻达尔富尔。因此，我们希望能够迅速在苏丹部署欧盟-联合国混合特派团。

要使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更具体和易操作，还存在着其它一些挑战。需要实现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上商定的可预测性。现有的权宜安排是不能持续的，将始终是脆弱的。我们需要阐明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分担负担的明确方式。必须在以下谅解的基础上做到这一点，即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目标是相同的。然而，我们必须明白，情况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需要新办法来处理当今现实。关于如何支助维和特派团的过去的僵化理论不再可行。区域组织，特别是非洲联盟，是执行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授权的伙伴。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确定以何种形式向区域组织提供具体援助，以解决我们大家面临的挑战。

因此，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安全理事会将通过一项主席声明，其中载有加强与区域组织关系的措辞，包括打算探讨分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担的办法。我国政府仍愿意在今后几个月与安理会所有成员共同努力，继续寻求解决这一共同挑战的办法，从而对非洲联盟首脑会议的呼吁作出响应。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责。

在本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将听取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助理秘书长赫迪·阿纳比先生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赛义德·吉尼特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阿纳比先生发言。

阿纳比先生（以英语发言）：我高兴地代表秘书处参加今天上午的辩论，辩论的议题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

首先，我要赞扬南非代表团，特别是德拉米尼·祖马外长召开本次会议并提出有助于我们讨论的一组启发性问题。正如她所说，这是过去几年中安全理事会就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关系问题所举行的第四次大会。我们讨论的次数之多突显了这种关系对于集体安全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在联合国成立之时得到了承认，并在《宪章》第八章规定的合作框架中得到体现。该章为安全理事会与区域安排的关系提供了明确而

详细的指导，并仍然是秘书处就区域组织问题开展活动的基本指南。

我们全球化世界的挑战越复杂，我们各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对于追求一种真正集体性的、有效的和对世界各地所有人都公平的安全来说就越加重要。国际维和行动是我们对于集体安全所作承诺的最强有力的实际体现。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在该领域开展伙伴关系对于我们共同努力的成功至关重要。

非洲联盟（非盟）与联合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是所有维和伙伴关系中最强有力的。该伙伴关系可以追溯至很多年前——一直到非洲统一组织及其继承者非洲联盟——并转化为在从西撒哈拉到科摩罗群岛，从非洲之角到西非的非洲大陆各个角落的冲突管理各阶段——预防、建立和平、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的合作。

非洲联盟的成立以及非盟承诺发展非洲维和能力，赋予了我们伙伴关系新的内容。这为我们的合作开辟了新的渠道，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联合国所有维和人员中有 75% 以上的人员目前部署在非洲，这一事实使得我们的关系不仅对于非洲区域努力的成功，而且对于联合国和世界各地的国际维和行动都是不可缺少的。非洲为联合国部队提供了高达 40% 的兵力，并参加了世界各地的联合国特派团行动。这种贡献具有突出的一贯性。

过去三年中，我们在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方面确立了雄心勃勃的新方向，这反映在各种文件中——最近是在联合国与非洲联盟 2006 年 11 月的宣言中。为了支持非盟关于发展其大陆安全架构和维和能力的承诺，秘书处最近成立了名为非洲维持和平支助小组的专项能力机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单位的大部分设在亚的斯亚贝巴，工作重点是在非洲联盟确定的优先领域——军事、警察、后勤和财政以及信息和通信系统方面——提供直接支持。这一合作的目标是使非洲待命部队在 2010 年之前能投入运作。

在我们与科纳雷主席和我们的朋友吉尼特专员——我热烈欢迎他们两人来到安理厅——进行多次讨论之后，两个组织制订了联合国提供支助的联合行动计划以及一项详细的年度工作计划。该计划侧重于三个方面：在规划维持和平特派团、特派团管理和特派团支助，尤其是在后勤和资源管理方面，为非盟能力发展提供支助。

除了这一工作议程外，我们继续在培训和信息交流等具体行动领域加深与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的合作。西非经共体是联合国维持和平工作的一个重要次区域伙伴。

在处理具体的冲突局势方面，我们的合作尤其密切。今天上午，我将只谈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两个冲突地区，即在达尔富尔和索马里开展的协作。

就达尔富尔危机而言，非洲联盟和联合国自 2004 年以来建立了一种相互补充的协作关系，它正在重新界定维持和平伙伴关系的范围和内容。联合国在亚的斯亚贝巴设立了一个特别援助小组，为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非盟驻苏丹特派团）提供战略支助。这项工作作为制订和加强非洲联盟有关非盟驻苏丹特派团的计划提供了直接协助。该小组使联合国更易于为非盟驻苏丹特派团的实地行动提供实际帮助，包括部署技术专家以协助非盟驻苏丹特派团从事规划、后勤、通信和运输方面的工作。

在达尔富尔，非盟驻苏丹特派团在为人道主义车队提供支援以及在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方面发挥了作用。如安理会所知，达尔富尔的安全局势常常令人望而却步。联合国还为非洲联盟争取达成冲突政治解决办法的努力提供了大力支持，为此向非盟的调停工作以及向去年阿布贾会谈的参与者提供了实质性专门知识和后勤支助。

非洲联盟与联合国继续在建立达尔富尔和平方面开展合作，扬·埃利亚松和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两位特使作了共同努力，以重振政治进程的活力，有效停止敌对行动。非盟与联合国还开展合作，

拟订联合国为非盟达尔富尔维持和平努力提供实质性支助的一揽子计划。这最终导致在亚的斯亚贝巴为非盟-联合国混合行动共同进行了规划。

这些主动行动如能在苏丹政府的合作下得到落实，将标志着联合国与一个区域组织之间建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维持和平安排。它也将为联合国在联合指挥、控制和管理结构基础上向非盟驻苏特派团提供实质性财务支持开辟道路。

关于索马里，如安理会成员所知，非洲联盟于3月初开始部署称作非洲联盟索马里支助团（非索支助团）的行动。到目前为止，1 700名乌干达士兵已到达索马里。然而，该国的安全局势，尤其是摩加迪沙的局势仍然是紧张和动荡不稳的。我们正与非洲联盟一道协作，支持它努力争取援助，以完成非索支助团的全面部署。

维持和平行动部也正在帮助非洲联盟进行非索支助团的规划。一个由10名规划人员组成的小组已经成立，很快将派往亚的斯亚贝巴。该小组将与其非盟同事一道工作，协助非索支助团的部署，并且将与目前在亚的斯亚贝巴为非盟维持和平能力的发展提供支助的联合国其他工作人员密切协调。

与此同时，派往索马里的一个联合国技术评估团将在本星期返回，它将向安全理事会汇报其评估结果。我们欢迎3月22日达成的停火协议，因为我们坚信，靠军事手段无法解决已给索马里人民造成极大痛苦的冲突。

我们也欢迎过渡联邦政府决定举行民族和解大会。会议应尽可能具有包容性，以便为维持和平行动奠定有意义的政治基础。在这方面，至关重要的是，国际社会不能忘却过去十年在索马里和其他地区所经历的惨痛教训。

在过去三年中，非洲联盟和联合国之间在维持和平方面的合作采取了新的方向，其方式是我们当中很少人会预想到的。我们在规划和开展一系列维持和平行动方面进行的实际合作涉及所有各级以及不同环

境和地点。这些多重经验以及创新做法为汲取经验教训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可进一步丰富和加深我们今后的合作。我们同时实施的一系列新倡议使我们相信，非洲国家今后将有能力在其大陆以及其他地区的维持和平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这方面，我要对非洲联盟表示敬意，它的部队、警察和文职人员富于奉献精神和勇气，常常在国际社会的行动中充当先锋，例如最近在布隆迪，当联合国还没有做好干预准备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维持和平方面的协作关系表明，国际维持和平是不可分割的。我们遵循我们的共同原则——《联合国宪章》中所述的宗旨和原则。国际社会向我们提供了支持，它同样也提供了对维持和平来说至关重要的政治指导以及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我们面对着许多同类冲突，其中许多冲突发生在非洲，对我们维护集体安全的决心构成挑战，使非洲大陆失去了它的许多希望。

维持和平方面的伙伴关系不能彼此孤立看待。其他伙伴，包括区域和次区域行为方，例如西非经共体、欧洲联盟、北约和其他各方，在支持非洲的维持和平方面可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联合国将继续在非洲联盟的要求下与它一道努力，调动国际社会在政治、物质和资金方面提供支助。

依照《宪章》中规定的职责，安全理事会应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促进联合国与能为实现我们共同目标作出贡献的区域组织或安排建立协作关系。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协作关系的创新证明了此种合作的实际潜力。我们期待安理会审议我们可如何推动发挥这一潜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赛义德·吉尼特先生发言。

吉尼特先生（以法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请允许我向你转达阿尔法·奥马尔·科纳雷总统的谢意，他感谢你邀请非洲联盟委员会参加安理会这次关

于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尤其是非洲联盟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关系的会议。还请允许我表示，我们感谢主席倡议安全理事会就一个对本大陆组织至关重要的事项——也是非洲联盟最近举行的一次首脑会议作出的一项决定的主题，并且是委员会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进行辩论。

鉴于非洲联盟越来越多地参与维持和平行动，近几年来一直定期地讨论关于联合国通过摊款为非洲联盟开展的维持和平行动筹措资金这一问题。关于让本大陆组织除了部署短期和规模有限的军事观察团之外参与维持和平行动的设想在我们讨论《非洲联盟组织法》期间重新提了出来。正如安理会所知道的那样，《组织法》第 4(h) 和第 4(j) 条授予非洲联盟在成员国中进行干预的权利。设立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议定书第 6 (d) 中阐明了非洲联盟的这项权力。

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在向非洲联盟(非盟)过渡时期——于 2003 年和 2004 年在布隆迪部署非洲特派团期间，提出了这个筹措资金的重要问题。当然，大家的目光都转向联合国组织及其安全理事会，因为安全理事会被赋予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

值得在此回顾，当时非统组织/非盟作出在布隆迪部署一个维持和平特派团的决定，是为了、并且同时等待联合国部署维持和平行动。欧洲联盟和其他双边伙伴前来援助非统组织/非盟，它们提供了后勤和财政支持，从而为部署和支助该特派团 13 个月提供了便利。

在这一时期之后，该非盟特派团移交给了联合国。与此同时，联合国也认为现在已符合部署维持和平行动的条件。但是，承诺用欧洲最初专门为发展提供的资金来为维持和平行动提供资金的做法引起道德伦理问题。当人们希望在布隆迪问题上采用和平伙伴关系的例子，以便为这一伙伴关系提供新动力和长期视角时，这个问题更加具体地提了出来。当时，非盟向欧盟建议，应建立一个融资机制，以便利用欧洲的资金，包括专门用于发展的资金来支持非盟开展

的、或由其授权的维持和平行动。当时没有就这一道德辩论作出任何最后决定，在关于延长该机制——其有用性当然已被证实——的讨论中仍然一再出现这一问题。非洲联盟的立场是，该机制不仅必须维持，而且还必须加强。因此，非盟提出了在同 8 国集团的伙伴关系框架内建立一个和平融资机制的设想，从而履行在卡纳纳斯基斯首脑会议上作出的、并在 Evian 首脑会议和格伦伊格尔斯首脑会议上得到重申的承诺。

这些通过特别安排为维持和平行动筹措资金的举措无论多么重要和富有创意，但它们不能取代《联合国宪章》第八章中规定的机制。在这一方面，并且根据我们对联合国和平与团结宗旨的信念以及我们对安全理事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中的首要作用的承诺，以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的承诺，非洲联盟委员会借与前任秘书长科菲安南设立的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开会的机会，正式提议，联合国应考虑通过摊款为就非洲联盟开展的、或由其授权的维持和平行动筹措资金的可能性。

在提出这一建议时，委员会认为，每当要求非洲联盟根据其创办原则介入非洲的一个冲突局势时，它将代表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行事。非洲联盟应该能够迅速采取行动，以便立即为稳定特定局势作出贡献，并且为部署联合国维持和平或建设和平行行动创造有利条件。将通过以互补和声援为基础的任务分担来做到这一点。

委员会当时感到鼓舞地注意到，高级别小组在其报告关于区域组织的第 16 章中承认，这些组织在恢复和维持和平方面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并建议

“应修改联合国维持和平预算的有关规定，使联合国可以视具体情况，用摊派的缴款为安全理事会批准的区域行动提供经费。”(A/59/565, 第 272 段(f))

秘书长在其提交大会的题为“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的报告(A/59/2005)，特

别在第 213 至 215 段中核可了这项建议，并建议与非洲联盟制定一项能力建设十年计划。

在向苏丹达尔富尔部署非盟特派团的时候，为非洲联盟开展的维持和平行动持久地、可预见地提供资金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紧迫。最近，鉴于最近在索马里发生的事件之后该国出现实现和平与和解的可能性，非洲联盟决定部署维持和平行动，这一决定更加突出了该问题的这一方面。在作出这项充满后果的决定时，非盟意识到，其手段少得可怜——必须强调这一点——但是与此同时，非盟是根据其不无动于衷的原则及其对国际团结的坚定信念而作出这项决定的。人们的目光再一次自然地转向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因为安理会事实上授权部署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这就是在最近的非洲联盟首脑会议上作出的一项决定的主旨，该决定

“吁请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规定，审查通过摊款为由非洲联盟开展的、或经联合国同意由其授权开展的维持和平行动提供资金的可能性。”（第 145 (VIII) 号决定，第 20 段）

摆在在人们面前的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安全理事会和各区域组织之间重要关系的核心，并且提出了全球各级安全结构之间的合作问题。根据《联合国宪章》，像非洲联盟及其各次区域组织这样的区域组织完全能够并且已受权在危机冲突中进行干预。危机局势越来越多地要求区域组织这么做。它们不能推卸其责任。

当联合国由于其在维持和平行动领域日益增多的需求而面临困难时，非洲人期望，他们的机构将接受任务其有关援助和声援的义务。理应认为，区域组织必须减轻联合国的负担，承担其在《联合国宪章》及其第八章合法框架内所摊的重任，该章应更为具体和与时俱进，使之符合新的国际现实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期望。

鉴于非洲联盟和非洲各次区域组织所遵循的道路，鉴于非洲人民的期望及其对联合国和平与团结理

想的承诺，非洲联盟委员会迫切希望安全理事会将积极考虑非洲联盟首脑会议的请求并且决定建立一个后续行动机制处理这个问题。安理会无疑将会受到联合国旨在支持非洲联盟驻达尔富尔特派团的目前努力的激励；这些努力应该导致一个将由联合国通过强制捐款资助的混合特派团。

当然，此事关系到区域组织的信誉和效力，及其同联合国关系的持久性和牢固性。最终，它还将影响到安全理事会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监护者和最终保障者的信誉和权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吉尼特先生阁下的通报。

根据安理会成员达成的谅解，我谨提醒所有发言者将发言时间限制在五分钟之内，以便安理会能够快速开展工作。敬请打算作长篇发言的代表团在会议厅散发书面发言稿，发言时则作简略发言。

我现在代表安理会向刚果外交部长鲁道夫·阿达达先生阁下表示热烈欢迎。

阿达达先生（刚果）（以法语发言）：主席女士，我首先要感谢你采取主动行动，组织此次关于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关系的公开辩论，并将辩论重点放在非洲联盟上。

这个议题对于我们意义重大，它涉及对非洲的新愿景：非洲每天申明其雄心壮志，即在一个和平与安全问题上仍是主要关切的区域，怀着勇气和决心应对相互依赖的和平、安全和发展挑战。

我们今天的辩论再次反映出，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越来越感到有必要特别重视区域组织在危机管理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正是本着这种精神，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结果文件（大会第 60/1 号决议）承认区域组织能够为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努力作出贡献，并呼吁它们更多参与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这样，安理会承认，由于这些组织靠近冲突地区，可以有益和有效地为稳定局势作出贡献。因其在欧洲、东南亚或非洲的地理位置而异，区域组织以不同

的方式参与维持和平，而它们的参与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非洲在继续试验和改进在该大陆预防、管理解决冲突的手段和渠道。因此，为处理这些挑战，知名非洲领导人经常进行调停、调解和斡旋努力，所有这些都符合预防性外交的利益。

因此，非洲领导人或者利用非洲联盟主席的斡旋或者利用指定个人的调解，就毫不奇怪了。这也要求强化与国际社会的合作。铭记这一要求，在使我们能够一起管理好几场非洲危机的有益伙伴关系内，非洲联盟选择将其行动同联合国行动相协调。

这就是非洲领导人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最新一次非洲联盟首脑会议期间，发出在《宪章》第八章框架内密切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合作，以加强和改进非洲联盟部署的维和行动的呼吁的主旨。

同样，在其于 2007 年 1 月 19 日举行的第 69 次会议期间，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强调，除其他事项外，该区域努力寻求促进可持续和平与和解的各国必须发挥必要作用。

共同管理达尔富尔、科特迪瓦和索马里局势，是安理会处理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冲突的方法的一个重大发展。至关重要的是，作为这一趋势的象征，派遣联合特派团和为达尔富尔制订混合行动计划，代表着一种我们非常希望看到得到执行的伙伴关系模式。

为巩固成果和维持更有把握的前景，我们必须继续不懈促进这一新的务实方法，这个方法符合《宪章》第八章的精神和文字，但迄今在安全理事会的实践中影响有限。通过诸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次区域组织，非洲联盟显示出对预防和解决冲突的积极承诺。

这种努力若要有效和产生持久结果，必须持续进行。首先，我们需要更多地利用为促进以互补性和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伙伴关系而设立的机构和法律机制。

在此，我要提及安全理事会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谅解备忘录；2006 年 11 月 16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签署这项备忘录，使为加快两个机构之间合作机制正式化奠定基础成为可能。两个组织现在拥有一个用于联合管理危机局势的积极和有益的合作框架。

我还要提及非洲联盟能力建设十年期方案；该方案的制定，证明了各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继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之后，承诺考虑非洲在维和领域建设能力的具体需求。

2005 年 12 月 10 日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写给秘书长一封信，谈及非洲联盟在同联合国新伙伴关系框架内的优先事项。鉴于该信的精神，该方案的执行必须加强，而在诸如行动的规划和管理，民事、军事和警察人员的训练，后勤支持和财政援助等重要领域，尤须如此。应该这样做，才能顾及一个从事大胆危机管理政策却手段有限的区域组织的行动受到的制约。

这样，根据 2006 年 6 月秘书长作为文件 A/60/891 发表的报告和 2005 年 9 月 14 日第 1625 (2005) 号决议的建议，我们在共同行动中需要更加协调，执行预防冲突综合战略。这是目前由刚果担任主席的安全理事会预防和解决冲突特设工作组的宗旨。这项工作正在本着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结果文件的精神展开。

的确，预防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虽然公认预防代价比重复维和行动的代价小得多，但安理会的行动经常是在冲突已经爆发时才介入。

最后，我谨强调，需要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建立制度性关系。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去年前往亚的斯亚贝巴令人鼓舞，其它方面应该效仿并应导致产生一个定期的合作框架。

最后，我愿强调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为维护和平与安全开展的合作所产生的优势，以便确保在我们认为不可或缺的伙伴关系中的更大互补性、协调和效力。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南非提出的主席声明草案。

纳纳·埃法赫-阿彭滕（加纳）（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我高兴地欢迎你并赞扬贵国代表团在南非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历史期间组织这次辩论。

加纳依然深切致力于塔博·姆贝基总统非洲复兴的愿景，这将使我们大陆能够在 21 世纪占据其荣耀和尊严的合法地位。我国代表团希望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今天上午的辩论作出贡献，这场辩论不可避免地提出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结果文件中已经反映的一些贯穿各个方面的问题，包括与非洲联盟相关的能力建设和维持和平十年计划。

我们认为，除满足制止紧急危险所必需的有力的非洲维持和平能力的要求外，我们不能陷入这样一种思维，即接受持久冲突为我们大陆的自然事态发展。非洲复兴这一我们珍惜的愿景的确不能与千年发展目标分开，这些目标标志着在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先决条件方面的国际共识，尤其是在最为动荡的世界各地。因此，尽管我们非常重视维持和平的能力建设，我们认为代价更低的冲突预防战略是加强非洲各国能力的途径，这样我们才能成为我们命运的真正主人。

在实现非洲和平与稳定新时代的努力中，联合国是不可缺少的同盟。实际上，即使《联合国宪章》第八章没有明确规定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我们的历史教训以及目前我们大陆的局势依然确定有必要在联合国与非盟之间建立密切和象征性的关系。该世界机构继续在非洲和平与发展进程中的大量投资明确证明了这一点。

建设和平委员会将布隆迪和塞拉利昂列入其议程说明了人们期望联合国在我们区域的持久介入的方式。因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建立非盟与联合国之间的牢固关系，以便这两个组织以它们在治理非洲冲突方面相互需要的方式相互补充。非洲联盟的某些制度结构，包括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已经在很大程度模仿联合国，这应该有助于加强它们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我们大陆各地严重的不稳定状况和绝望的人道主义局面有时会导致我们怀疑非洲复兴理想虽然在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和非洲联盟组织法中得到详细论述，但是否已经得到我们各国政府和人民的衷心拥护。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 2/3 依然部署在非洲。我们人民所遭受的难以容忍的贫困在某些方面已成为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的主要业务。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义不容辞，为捍卫这些原则和价值大声疾呼，因为它们将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共同愿景。同样，我们必须谴责会削弱在非洲实现一个和平与稳定新时代前景的任何倾向。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非洲联盟和各次区域机构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角色的支持下，为加强它们制造和平的能力而作的令人钦佩的努力，这些机构包括南部非洲经济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政府间发展局和他们的伙伴机构。

尽管如此，必须强调，非盟作为建设和平方面的伙伴，其效力并不完全取决于其调动充分的财政和后勤支助的能力。它还很取决于非盟跨越由于其内部政治动态而产生的能力限制的程度。此外，非盟必须密切关注作为可取方式针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综合方针所带来的影响。

实践一再表明，当国际社会团结一致，采取共同的外交努力，并具备执行其各项决定的必要政治意愿时，它最为有效。遗憾的是，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之中，各国的利益时常相互冲突，很少统一，因此阻止了采取及时和果断的行动，即使是面对影响到数百万人民的难以言状的暴行和人类痛苦亦是如此。

因此，我国代表团充分支持非洲在该大陆的维持和平行动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一政治权宜原则，同时我们希望提出告诫，不要在这一设想上走的太远，以免成为又一个灾难性的教条。即使联合国和区域机构的共同部署标志着传统维持和平的最为可行的途径，在此类局势中最重要的目标应该是冲突中无辜的平民

受害人的利益，尤其是应该得到国际社会充分保护的妇女和儿童。

另一方面，请允许我补充，联合国本身内部的决策有时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控制，它们并不一定局限于最强大的成员。当然，两个组织的内部情况变动影响到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且不总是积极的影响。这些因素需要得到认真考虑，才能使现实主义态度在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的伙伴关系中占主导。

加纳自豪地成为迄今加入非洲同行审议机制的国家之一。2005年，我们主动将自己摆在一个小组面前，接受对我们内部局势的严格审查。我们认为，只有通过承认我们自己国家的失败并为纠正这些失败而采取必要步骤，非洲才能更为强大和更有韧性。我们希望，联合国将更为积极地关心和支持非洲同行审议机制，以便能够为非洲的和平与安全作出有力贡献。

最后，需要更有系统和持久地落实当代和平与安全思维的战略变动。非洲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承认，在善政、民主、安全部门改革、法治、经济改革和社会公正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是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前提。如果非盟作为全球安全体系的一个支柱要履行其第八章的职责，它必须得到鼓励和支持，推行一项主动战略，以整体方式处理我们区域的冲突和不稳定的根源。非此，非洲复兴便不可能在本世纪内实现。

最后，我们完全支持南非代表团起草的主席声明草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安全理事会成员热烈欢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秘书长伊姆龙·科坦先生阁下。

科坦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表示，我们赞赏你组织这次关于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特别是非洲联盟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关系的辩论。

本次主题辩论是在最近于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联盟首脑会议召开之后不久举行的，在非洲联盟

的一个关键成员的代表团主持下，这次辩论是我们重新审议这一重要主题的一次良机。

当今各国之间的关系以四个重要的进程为特点，而这四个进程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每个国家的国内外动态。第一个进程是多边主义。联合国是当代多边主义的核心；联合国自创立以来，一直不断地、协调一致地努力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开展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经济、社会、文化或人道主义问题。

第二个进程是区域主义。区域主义一直稳步地激增，形成一种振兴世界动态的力量。在欧洲，欧洲联盟使欧洲人具有一种强烈的“我们”感。非洲统一组织改变成非洲联盟标志着走向一个更加一体化非洲的新起点。在本区域，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正从一个单纯的联盟走向一个具有强烈独立和团结感的共同体。东盟共同体理想是在与其三大支柱：即东盟安全共同体、东盟经济共同体及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融为一体的基准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第三，最近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以通过区域间伙伴关系优化互利。例如，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促进了亚洲国家和美洲国家之间的合作。我们有亚洲-欧洲会议-亚洲人和欧洲人之间的桥梁。在亚洲和非洲之间，通过根据印度尼西亚和主席女士你的亲爱的国家南非共同提出的倡议发起的亚洲-非洲新战略伙伴关系振兴了两个大陆之间的合作。

最后，我们目前还意识到在多边主义-区域主义-框架内进行协作的日益紧迫性。这特别体现在联合国和各区域安排之间的关系，我国代表团要进一步阐述这一主题。

《宪章》的起草者预见到当时尚未出现的区域主义及其与联合国的关系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将第八章纳入《宪章》。我们认为，该章反映了起草者对联合国将不总是能够在其中单独实现其目标的局势所持的务实态度。并且正如《宪章》所规定的那样，鼓励区域组织发展和发挥其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中

的作用。今天，他们的远见具有重要意义，实现这一远见是完全可能的。

各区域组织为维持和平与安全 and 在其环境内外促进经济和社会政治进步所作的贡献正在增加。欧盟承担了在马其顿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实现稳定努力中的责任，这是联合国能够利用其更多的资源应对对其他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非洲联盟和一些次区域安排正开始发挥类似的作用，以应对非洲大陆上的各种安全挑战。欧盟将其触角扩大到欧洲以外地区。欧盟与东盟协作，在印度尼西亚亚齐部署了一个监测团。这已成为在东南亚地区进行区域间合作的第一个楷模。

有三个关于联合国和各区域组织如何能够培育其在解决冲突方面的关系的设想。第一，两个实体可建立联合特派团，部署到全球各地。这样一种协调一致的联合行动需要资源互补。

第二，联合国可接管原先由一个区域组织主管的特派团。这正是在索马里问题上进行讨论的一种设想。第三，区域组织可承担责任继续执行由联合国发起的和平任务。这种设想的一个好例子是欧盟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警察特派团接管联合国国际警察工作队。

另一种设想可以是分包安排。根据此种安排，联合国委派一个区域组织做其全部或部分工作。当利用一个区域组织来应对对和平的威胁被认为比联合国直接介入更有效时，该选择办法就特别重要。

当联合国和各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在平等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发展时，他将是可行的。然而，我国代表团认为，区域安排不应该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取代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中的作用。根据《宪章》的规定，联合国的首要职责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主席女士，正如你在开幕词中正确指出的那样，联合国必须仍然是协调各国实现和平与安全的行动的中心。

为了确保联合国和区域组织之间的密切协作，必须确保这种合作具有法律基础——例如谅解备忘录——而且还必须在两个实体内部有相关的、相辅相成的结构来保持联系。

关于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我国代表团感到满意的是，在这一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在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上，会员国承认非洲的特殊需要，并且同意同非洲联盟一道制定一项能力建设计划。我们感到鼓舞的是，在去年11月，联合国秘书长和非洲联盟主席签署了一项题为“加强联合国-非洲联盟合作：非洲联盟十年能力建设方案框架”。

我国代表团还对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关于联合国援助非洲联盟维持和平能力建设的联合行动计划感到高兴。我们欢迎在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司和维持和平行动部之间进行的讨论。去年进行了两次讨论，以确定联合国可满足使非洲待命部队开始运作——已计划在2010年某一天开始运作——的建设能力要求的具体领域。

我们认为，这些讨论对确保对非洲大陆的安全挑战作出有效的联合反映，以及澄清剩余的有关如何在一般和具体方面组织和开展最佳合作的问题。

联合国和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特别是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多边工作，我们大家必须继续给予鼓励和为之作出贡献。我们认为，区域组织可在谋求更加可被接受的、全面的解决各区域冲突的方法中，在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印度尼西亚希望重申，我们支持加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特别是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多数冲突发生在非洲地区。我们希望，该伙伴关系能够开展可行的共同行动，不仅结束破坏该大陆和平、繁荣和安全的武装冲突，而且促进非洲各国的可持续发展。

纳赛尔先生 (卡塔尔) (以阿拉伯语发言)：部长女士，首先我愿表示，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并向你表示祝贺，祝贺贵国代表团在库马洛

大使和他的团队的领导下自本月开始以来以杰出的方式主持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我还希望表示，我们赞赏友好的贵国南非非常关注安全理事会与区域组织，特别是与非洲联盟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问题。我感谢你召开本次公开主题辩论并在此方面提交有价值的概念文件（S/2007/148，附件）。

虽然《联合国宪章》授予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作用，其作者认识到，联合国组织和区域安排或机构之间的合作是捍卫国际和平与安全积极努力的关键。因此，他们将整个第八章都用来描述此种重要合作。

自那以来，国际局势发展、新的冲突形式和国际和区域和平与安全所遭受的威胁使得必须在它们的比较优势、相辅相成的特性以及所获得的经验的基础上发展、更新和扩大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的此种合作。应该指出，《宪章》第八章依然为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与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性质提供了总体上可接受的框架。

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建设和平方面能够发挥的主导作用具有特殊意义，因为此种组织更能理解它们各自区域冲突的根源，更能评估处理和解决这些冲突的最佳方式。

在过去几年里，各区域组织越来越认识到冲突预防、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的区域方面。此外，区域组织，尤其是非洲联盟实际发挥的作用在这些领域和其他领域，包括裁军、防止武器扩散、保护平民，甚至处理自然灾害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有些区域组织建立了自己的维持和平机制，补充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在这方面的作用。这里，人们立刻会想到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

与此同时，联合国系统内越来越认识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区域方面、区域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以及发展这种作用的前景。这点清楚地反映在一些安全理事会决议和主席声明中，尤其是第 1631 (2005) 号决议和主席声明 S/PRST/2006/39。此外，2005 年世界

首脑会议结果文件（大会第 60/1 号决议）强调了按照《宪章》第八章加强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此外，在其有关这一项目的众多报告中，秘书长提出了关于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多方面合作的详细设想以及发展此种合作的手段。

这一问题不仅限于其理论层面。在建设和平，一些局势，以及在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伙伴关系中所获得的实际经验显示了此种合作的巨大可能性，特别是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的合作，它还显示了此种合作所能带来的巨大好处。在这方面，我们希望表明，从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非洲所开展的合作当中获得的经验并不限于对该区域有效，相反，它是联合国今后在类似局势中能够使用的一笔财产。

我们必须继续考虑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伙伴关系的可能形式，包括向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提供支助和资源，加强它们的资源基础和建设它们的能力，以及在联合国组织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召开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定期会议，以及发展合作与伙伴关系的手段。

安全理事会与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不应限于军事方面和维持和平，而且应该包括建设和平和冲突预防等其他方面。这些问题也必须从整体、长期和非选择性的角度加以考虑。这将加强冲突预防和解决努力的效力，促进尊重国际法和推动实现捍卫国家、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共同目标。

最后，我谨借此机会表示，我们赞赏南非代表团为起草主席声明草案所作的辛勤努力。我们期待在本次会议结束时通过该草案。

布里安先生（斯洛伐克）（以英语发言）：部长女士，我们高兴地看到你主持这一重要会议。我们赞赏主席国南非采取行动，组织了一次关于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特别是与非洲联盟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关系的主题辩论。在这方面，我们高兴地注意到，非洲联盟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和互动关系最近有所加强。这种合作已成为处理非洲大陆的众多安全威胁

和挑战的关键因素。我们欢迎这次机会，为区域和全球安全与稳定而讨论加强和培养这一重要伙伴关系的途径。

斯洛伐克完全赞成今天晚些时候由德国代表以欧洲联盟名义所作的发言。然而，我希望就这一事项补充发表一些意见，我们对这一问题有强烈的看法。

作为一些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和团体的成员，斯洛伐克一贯坚决主张和促进区域合作和自主权。任何全球模式或战略都需要在当地实施，而且也必须反映具体案例的实际情况。在这方面，与区域组织的密切合作至关重要，而且时常由于一些因素而不可或缺，这些因素包括各区域组织的比较优势。首先，它们具备审查和交流对特定局势相关的经验教训的能力和了解当地和区域具体情况的能力。第二，它们在当地拥有的影响和信任常常比全球机构大得多。第三，它们可以将国家努力用于区域背景。

我会毫不犹豫地讲，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是近年来最具成效和最成功的合作之一。由于非洲联盟的参与、调解以及与联合国的合作，非洲国家的一些冲突局势得到控制，紧张局势得到缓和。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这种伙伴关系尚未实现其全部潜力。应进一步培养和发展这一伙伴关系。我们完全赞同，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专门知识和资源，协助非洲建设自身能力，加强在和平、安全与繁荣方面的现有努力。国际社会的这种投资将收到成效。

一如太多处于冲突中的非洲国家的局势表明，迫切需要扩大和加强非洲联盟处理达尔富尔和索马里等危机局势的能力和机制。在这方面，我们遗憾的是，尽管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加强了共同努力，但在执行去年于亚的斯亚贝巴和阿布贾达成的协定方面仍缺乏重大进展。我们迄今仍不能部署一支确保切实保护平民的有效的维和部队。我们敦促巴希尔总统使苏丹与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充分配合，共同努力实现整个苏丹的持久和平和真正稳定。

斯洛伐克还对索马里当前的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深感关切。我们完全支持非洲联盟的当前努力，我们赞同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必须提供一切必要支助，促进索马里的和平、稳定与和解。在这方面，我们赞扬为非盟驻苏丹特派团提供部队以及后勤和财政支持的国家。

还应当在全球和平与安全领域培育联合国与包括非洲联盟在内的区域组织的全球伙伴关系。区域组织可以在很多领域为各国和国际努力的成功作出大力贡献。我只提一下在斯洛伐克担任安理会成员期间对于我们来说尤为重要，以及我们希望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更多参与的一些领域。

首先，我们认为，包括非洲联盟在内的区域组织应在调动其成员的努力和注意力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以解决共同的区域和全球安全威胁和挑战——包括非法贩运小武器和轻武器、恐怖主义和非国家行为者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领域的非法活动。我们认为，只有通过区域合作和交往，才能高效和有效地消除这些威胁。所有区域组织都应消除这些威胁作出贡献，因为没有人也没有地区能够不受它们的影响。

与此同时，应协助非洲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并全力支持其努力克服在针对我刚才提到的威胁建立预防和保护系统方面的挑战和问题，因为这些挑战和问题与缺乏人力以及行政资源和财力是有联系的。在这方面，我们呼吁在执行第 1540(2004) 号和第 1673(2006) 号决议方面与区域和专门国际机构和捐助国加强合作和交流。我们还愿强调，世界各地的区域组织就应对全球安全威胁和挑战的最佳做法问题开展直接合作和经验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区域合作和支持对于安全部门改革也至关重要。当地当家作主是安全部门改革成功和可持续的前提条件。区域组织在确定安全部门改革议程方面已承担了日益重要的责任。它们在制定和实施一些国家的改革方案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很多组织已制定或正在制定政策框架和执行战略，以指导其在这方面的各种活动。2007 年 2 月 20 日的主席声明承认了区域

和次区域组织在支持本国带头开展的安全部门改革方案方面所能够作出的贡献。我们认为非洲联盟能够在该领域发挥主要作用。因此，我们期待着与我们的南非同事共同组织一个关于安全部门改革问题的研讨会，会议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在比勒陀利亚举行。

第三，我们愿赞扬在建立信任领域的一些积极榜样。非洲联盟与其次区域伙伴——包括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在这方面的有效性正在日益加强。就在最近，我们在推动科特迪瓦冲突主要利益攸关方对话方面看到了非洲的强大领导作用。这最终导致了《瓦加杜古协定》的签署，我们希望该协定将有助于执行第1721(2006)号决议，并最终解决这一长期冲突。

非洲领导人与联合国西非办公室合作调解几内亚危机并帮助避免了一场大的冲突，这是另一个成功故事。同样成功的是非洲联盟与负责大湖区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在支持和促进大湖区会议进程方面的合作。这种合作最终导致了《大湖区稳定、安全与发展公约》的通过。我们认为，该公约如能得到迅速批准和执行，可成为该次区域巩固和平的基石，而该次区域的稳定对于整个非洲的稳定具有关键意义。

我们认为，应当进一步、更高效地发挥非洲联盟在区域建立信任和预防性外交方面的独特潜力和能力，以便在整个非洲大陆建立持久和平与安全。

德拉萨布利埃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女士，你今天的出席突显了本次辩论的重要性。我们愿感谢你来到这里主持安全理事会。我们还欢迎刚果外交部长阿达达先生和吉尼特专员与会。

《联合国宪章》第八章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发展关系提供了特殊框架。所幸的是，近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根据《宪章》的要求——这得益于发挥了带头作用的非洲联盟（非盟），也得益于欧洲联盟（欧盟）。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获益于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和中部非洲经

济和货币共同体（中非经共体）的可嘉努力。不仅在管理非洲的危机，而且在向非洲部署维和部队方面都是如此。无论是在布隆迪、达尔富尔、科特迪瓦、中非共和国、利比里亚，还是在索马里，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都在开辟这方面的道路问题上开展了出色工作。主席女士，贵国为其中一些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现在必须扩大这种合作，我们注意到吉尼特先生今天上午就此所作的发言。同样，联合国最好也能够与其它区域组织开展类似合作。

总的来讲，正如一些发言者已经提到的那样，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关系的基础必须是相互补充以及尊重《宪章》规定的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首要责任。

法国与其欧洲联盟各伙伴——在此我要表示赞成德国代表稍后将作的发言——正越来越多地参与维护和平，为此既向联合国提供支持，同时也努力帮助建设区域组织的能力。在与联合国开展合作方面，欧洲联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部署了两项行动——阿特米丝行动和欧盟领导的驻刚果民主共和国部队。我们必须从这两项行动中汲取经验教训，以制定新办法，使我们能够增进联合国、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欧盟之间的协作。此种合作对于达尔富尔问题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要补充指出，非洲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能力的建设是我们的一项优先工作。这将使非洲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能够更好地实现它们为自己确定的一些目标。维持和平行动部可以在这方面有所贡献，因为它具备这一领域的专门知识，使它成为这方面的一个重要角色。我们感兴趣地听到阿纳比先生今天上午就发展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伙伴关系议题所表示的看法。

欧盟充分致力于建立非洲在维持和平方面的能力，而且为此正以一些会员国在双边基础上所作努力为基础开展工作，比如由法国发起、后来在欧洲范围

继续开展的非洲联盟能力建设十年方案（RECAMP 方案）。2007-2009 年期间该方案第六周期因而将是联合国、欧洲联盟以及非洲联盟在非洲安全方面联合战略的综合体现。

我们欢迎安理会主席提议请秘书长提交一份报告，说明加强联合国对区域组织尤其是非洲联盟能力建设的支持的手段。我们还高兴地看到，该报告使我们能够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探讨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加深对话的可能性。

最后，我要感谢南非草拟了主席声明草稿。我们完全支持该草稿。

苏埃斯库姆先生（巴拿马）（**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我要与我前面的其他发言者一道，祝贺你召集了此次辩论。在安全理事会目前工作背景下，这次辩论是非常适时的。我还要欢迎你前来这里主持我们的会议。

在审议今天摆在安理会面前的项目时，我们应该牢记，国际社会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交付给了联合国。在这个组织内，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共同承担着这项任务。安理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大会可在涉及安理会职责的某些限度内，就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合作的一般原则进行审议并提出建议，也可讨论联合国任何会员提交其审议的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任何事项。

《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还预见到区域组织在解决冲突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因为这些组织常常具备最佳条件，可找到解决冲突的创新和持久办法并推动以此种方式解决冲突。《宪章》第五十二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

“将地方争端提交安全理事会以前，应依该项区域办法，或由该项区域机关，力求和平解决。”

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组织出于需要，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目前的全球化环境

下，所有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都可能具备区域层面并产生区域影响。

联合国制定了处理这一问题的一系列办法，其中包括与区域组织订立合作协议。安全理事会尤其与区域组织在维护和平方面开展了联合努力。它在一些决议，包括在第 1625（2005）号决议中重申了此种联合努力的重要性。在区域组织和联合国之间开展合作的过程中，需要确认彼此的互补性以及各自的相对优势。在对付实地威胁方面，区域组织常常能够发挥比联合国更加有效的作用，这是因为它们对区域和平与安全所遇到的此种威胁的具体特性有着更好的了解。然而，区域组织的行动范围受到了限制，因为它们缺乏后勤和财政资源，在长远上限制了它们的活动。

在区域组织中，非洲联盟尤其在区域和平与安全方面采取了重大步骤，发挥更大的作用。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须为这些努力提供支持与合作。此外，在同非洲联盟合作的时候，既要确认它的能力，也要确认它的责任，而且还必须考虑到必须培养其履行此种职责的能力。当然，这项原则也适用于其他区域组织。

联合国必须继续支持改善非洲联盟防止和解决冲突以及维持区域和平与安全的能力。这必然涉及训练军事和文职人员，包括警察部分，以便利多边特派团转变成为区域特派团。此外，联合国必须提高受委托处理维持和平行动各方面问题的各机构的后勤能力。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是，为联合行动探索新的筹资方案，以便使非洲国家有可能支付大部分费用。

同样重要的是，联合国继续支持非洲联盟在冲突各方倡议下促进民族对话与和解的主动行动。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区域组织在这方面拥有相对的优势。

此外，这些相对优势意味着，转让知识能够而且必须是双向的。安理会定期邀请区域机构提供咨询意见或提交报告。这是对解决国际争端的一项重要贡献。在行动一级，这些组织——比如，像美洲国家组

织在某些情况中所做的那样——提供后勤支助，甚至在冲突地区展开联合行动并共同部署力量。

至关重要的是，保持联合国与区域机构之间联络渠道的畅通，以便维持和丰富对话。这些机构、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之间的更好合作与协调今后将影响国际社会遵守《宪章》第八章要求的能力——在将各种冲突摆在安全理事会议程上之前，我们首先诉诸区域组织。

韦贝克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我谨感谢你采取主动行动，举行关于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尤其是今天与非洲联盟关系的本次公开辩论。我也欢迎刚果外交部长鲁道夫·阿达达先生出席我们这里的会议。

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以及与非洲各次区域组织的合作近年来有了相当大的加强。比利时欢迎这一发展情况。联合国与欧洲联盟之间的合作也是同样的情况。

如何更好地确定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安全理事会各自在处理危机方面的作用，仍然是一项重大的挑战。在实践中，以及在实地，同样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地被提出来。谁应当采取主动：联合国还是有关的区域组织？我们如何将区域的活力融入联合国处理危机的过程中，或者反过来，我们如何在区域行动中考虑到联合国的动力？处理达尔富尔危机表明了这项工作的复杂性。

比利时相信，今天的讨论将有助于确定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特别是强调安全理事会作为一种推动力的具体作用。我也要强调指出，对比利时而言，这项工作也将有助于明确欧洲联盟（欧盟）与非洲联盟（非盟）之间关系的框架，特别是欧盟如何以有益的方式，尤其是通过和平融资机制来为非盟维持和平行动提供支助。在这里，我要提及我的德国同事稍后将以德国担任欧洲联盟主席的身份所作的发言。

合作、协调和能力是决定安理会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联合行动成功与否的关键概念。

在第 1631（2005）号决议中，安全理事会强调了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在处理危机的各阶段更紧密合作的重要性。为此，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必须能够发挥其有效作用。正是在这方面，产生了加强其能力，特别是军事能力的问题。显然，区域组织的行动与潜在资金捐助者和提供者的行动这两者之间的更好协调，将加强《宪章》第八章为我们提供的联合行动的机会。

关于联合行动的协调，显然，联合国决不能垄断支配权。区域组织可以发挥重要、有时甚至是根本的作用。接下来的问题是，确定可以探索哪些途径，以便更好地协调我们的共同努力。区域和次区域组织通过在个案基础上参加安理会会议，来进一步参与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这当然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事先就安理会的结果——比如决议、主席声明等等——进行磋商，也可以促进更好地协调各方的努力。

但是，正如议席上其他人今天上午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考虑我们安理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更好的工作协调。然而，按照《宪章》，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任何行动必须事先得到安全理事会的授权。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区域组织的决定不预先确定安全理事会的任何行动。

协调、合作和能力当然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个参数。难道这些参数一定得局限于一成不变的预定情况？我们并不这样认为。比利时认为，一种注重实际而非理论、尤其考虑到从目前行动中所汲取的经验教训的务实态度，可以当作一个框架，用来继续加强和调整安理会和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

曼托瓦尼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部长女士，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并衷心感谢你举行本次会议，让我们有一个宝贵的机会，来集中讨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欢迎南非的这一主动行动，并且我们希望，这将是就如何最佳利用《宪章》第八章的潜力进行建设性讨论的第一步。让我也欢迎

刚果外交部长鲁道夫·阿达达先生以及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秘书长科坦先生今天出席这里的会议。

意大利赞同稍后将由德国代表代表欧洲联盟作的发言，但我要代表我国补充几句话。

在这次首先旨在探讨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关系的辩论会上，我愿回顾意大利总理罗马诺·普罗迪先生 1 月 29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非洲联盟首脑会议上所说的话。他当时回顾了非洲祖先之一列奥波尔德·桑戈尔的话。桑戈尔曾经说过，任何希望与非洲无私合作的人，都必须谦逊地与之打交道，知道虽然人们可以给予的东西可能很多，但人们可以获得、听取和学习的东西可能甚至更多。桑戈尔的话完全抓住了今天辩论的主旨。

联合国尤其在技术援助、能力建设和 50 多年在全世界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方面，并且也可能在财政方面，肯定可以为非洲联盟提供很多东西。但我们联合国人也可以从非洲联盟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要特别提到非洲联盟在管理和解决非洲冲突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及该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构成和开展工作的方式。因此，我们各自组织之间的合作是相互丰富和互惠的，而决不能是一个单向进程。

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互动迄今主要以需要为其动力，而且是在个案基础上发展的。意大利欢迎最近为制定更具战略性和系统性方法而采取的步骤，例如第 1625 号（2005）号决议、第 1631（2005）号决议、十年能力建设方案及安全理事会主席去年的声明（S/PRST/2006/39）。我们还期待着从本次辩论，特别是从稍后将通过的主席声明中可能产生进一步步骤。

在此，我要强调几点。

第一，在非洲如同其他地方一样，维护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牢牢掌握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手中。这项基本原则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从安全理事会接受任务的组织有责任让安理会充分了解其根据《宪章》

第五十四条开展的活动，并在具体任务提供的准则范围内行事。另一方面，授权并不意味着脱手不管，而且安全理事会应该继续向执行其任务的区域行为体提供支持和指导。

第二，我们应该探讨制订足够灵活的适用于各种形式协作的准则的可能性。没有一种方案或解决办法适合于所有可能出现的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忘记同质标准和遵守某些基本共同原则的重要性。采用一些预先确定的标准将使安全理事会能够避免人们认为有任何可能的双重标准。

第三，非洲联盟可能从其他区域组织得到的合作和援助是重要的。例如，正如最近在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安理会部长级会议结论中回顾的那样，欧洲联盟将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确信，德国代表将有机会进一步阐述这一点。

最后，我们认为，加强非洲联盟委员会和非洲次区域组织执行机构的能力，对于任何旨在确保提高非洲和平与安全区域自主权的战略的成功至关重要。意大利欢迎联合国秘书处，特别是维持和平行动部在这方面的努力，并且将尤其在培训和能力建设方面继续积极支持它们。

也可以在现有机构，即非洲预防和解决冲突特设工作组、维持和平行动工作组和建设和平委员会中继续对这些问题进行分阶段思考。为此目的，还可以探讨通过设立一个新的联合工作组，以某种方式让有关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参与。

丘尔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部长女士，我高兴地欢迎你主持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并对南非成功担任三月份安理会主席，以举行今天的公开辩论会达到高潮而向你表示祝贺。我国代表团还欢迎刚果外交部长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专员。

确定有效克服今天的危险和挑战所需要的联合方法，要求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为一方和区域伙伴为另一方之间稳步和越来越多的合作。正如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大会第 61/1 号决议）指出的那

样，这种合作必须以《联合国宪章》特别是第八章为坚实基础。

近几年来，安全理事会一再处理加强同区域组织实际合作这个议题。今天的辩论注重与非洲联盟的互动，它进一步证明，安全理事会正在认真关注为非洲维和、稳定和安全制订一项有效战略的重要任务。在这方面，必须优先考虑非洲人自己在其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的预防和解决冲突的政治和外交方法。在许多情况中，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政府间发展管理局的维和努力，连同知名非洲政治领导人的调解使命，都使加强区域稳定取得巨大进展成为可能。

俄罗斯一贯促进这样一种看法，即非洲组织的努力应该以安全理事会权威和联合国后勤和技术能力为充分依靠。这对于非洲联盟驻达尔富尔特派团的工作尤其相关，我们充分支持该特派团。包括交流信息、进行联合演习和开展排雷方案在内的旨在建设非洲维和能力的努力至关重要。当然，尤其在有效规划和开展区域行动，以及在适当确保对安全理事会负责方面，反馈很重要。当安理会不仅支持而且还作出决定认可这些行动时，这一点最为相关。

俄罗斯正在为训练非洲维和人员作出贡献，并且它打算扩大这些活动。在俄罗斯去年在圣彼得堡主办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在刚果总统和南非共和国总统的参加下，对非洲问题进行了重要和有益的讨论。

冲突后重建和发展援助构成在非洲确保和平和预防冲突的国际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方面，建设和平委员会——该委员会已将布隆迪和塞拉利昂列入其议程——可以发挥协调作用。

我们希望，今天的讨论将使我们能够在执行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方面取得进展，并将为加强与非洲联盟和其他区域组织多方面互动，以便在《宪章》基础上加强集体国际安全提供进一步动力。

最后，我要表示，我们赞赏你主席女士和整个南非代表团拟订主席声明草案，我们大家已就此达成协议，并且稍后将予以通过。

埃米尔·琼斯·帕里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感谢你就如此重要和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组织本次辩论。你和其他部长，特别是非洲联盟（非盟）的吉尼特专员出席我们的会议，让我们感到荣幸。我赞同马图塞克大使随后将代表欧洲联盟作的发言。

联合国与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合作是一个触及非洲维和面临的当前挑战、困境和机遇的核心问题。我要提出一些问题。

第一，如何能够最好地了解暴力冲突的程度？非洲的很多近期冲突是内战，并夹杂有武器流动、难民流动、冲突资源贸易、不同国家的反叛团体之间的联系，以及更广泛的政府间政治关系等区域问题。当在这些局势下首次开展国际维和行动时，必须在几个月内评估和了解种种复杂性。另一方面，区域组织通常与当地行为者拥有共同的历史，对冲突有着更深的了解和认识。因此，从实务观点看，联合国与非洲区域组织的伙伴关系有其道理。在消除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的各项工作中，伙伴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我将着重谈谈安全理事会反恐委员会与非洲联盟在反恐问题上开展的工作。

第二，维和行动采取何种结构并以何种设计，才能确保支持行动任务的政治意愿？这里，我们需要持现实态度。维和行动的类型将取决于政治和地理状况。通常，不是出于后勤就是出于政治原因或者两者兼有，需要的是拥有区域组成部分的联合国行动。这种混合——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已成为普遍现象。2006年，我们看到了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东帝汶维和行动中的伙伴关系，每个情况都采取不同的形式。在非洲，是联合国、非洲联盟和欧洲联盟在一些不同而常常又较为困难的组合下共同努力。这种合作将继续下去，而且，当然在联合王国看来，决

不会有损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特权，但它的确发挥了合作的政治和实务优势。

第三，如何能够在《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框架内以最佳方式运用区域组织的能力？《联合国宪章》规定区域组织在宪章框架内对和平与安全问题进行干预，但并没有一个一刀切的第八章模式。我们需要考虑在每种情况下需要采取何种做法的具体问题。联合国与非盟和其它区域组织合作，制定一项最有可能采取的混合模式情况下的合作框架，这或许是有益的。这样，我们将会更清楚地了解现有的可能选择——事实上是此类行动的模板——这会有助于我们在实施何种行动问题上更快达成一致。

第四，国际社会应如何确保区域努力拥有持续的资源基础？无疑，我们必须找到办法，确保就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所作的区域努力获得可预测和可持续的支持。在此，我想到了达尔富尔的例子。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非苏特派团）在那里的行动出于必需得到了大量的国际支持，包括欧洲联盟的支持。然而，要将资源流动保持在几个月以上始终很困难。我们需要更好的办法来做到这一点，需要进行严肃的辩论，认真寻找解决办法，同时尊重有关机构各自的权限。

这就是我欢迎今天的主席声明请秘书长就联合国如何能够支持《宪章》第八章所规定的安排问题提交报告的原因。从维和预算中为一个严格的区域性组织拨出正式资金可能行不通，但应自动提供其它的援助。

最后，我的第五个问题是：国际社会如何能够支持在更长期发展非洲联盟的维和能力，特别是非洲待命部队？因为毫无疑问的是，我们需要整个国际社会与非盟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的方向是要在非洲建立有效的非盟维和能力。使非洲待命部队和组成该部队的五个区域旅最迟于 2010 年运作起来是一项实际的挑战。目前，八国集团、联合国、非洲联盟和主要双边捐助者的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有效协调。时间对我们不利，所以，我们需要在 2007 年将该问题作为紧急事项加以处理。因此，我希望在维

和行动部（维和部）内部新成立的非盟支助小组将在促进这种协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最后，我愿快速谈谈联合国和非洲区域组织当前面临的三个挑战。第一，必须在非盟内部以及非盟与联合国之间更清楚地界定处理伙伴关系的架构，并为之提供资源。由于维和部的重组，我们有了一个确保伙伴关系的结构和资源到位并得到适当关注的机会。在非盟内部，还迫切需要加强人员配置部门，以便能够规划和管理今后的行动。我希望能够很快商定该问题。联合国和很多其它伙伴一道，正在为非盟制定和平与安全架构提供实质性支持。我们仍然承诺支持非盟和该地区的区域经济共同体，并继续提供大量的业务训练支助。

第二，联合国和非盟应确保，在我们共同处理局势的时候，我们应随着局势的变化而默契配合。我对今天的主席声明——我们绝对支持——强调了该问题感到高兴，因为它对我们在达尔富尔面临的局势很有针对性。我们欢迎联合国与非盟在那里开展前所未有的、良好的机构合作。

主席女士，你在发言中回顾了非盟呼吁联合国在 2007 年 6 月 30 日以后进驻达尔富尔。我要说的是，2006 年 8 月，安理会通过了第 1706 (2006) 号决议。根据该决议，将向达尔富尔派驻 17 300 名联合国维和人员。巴希尔总统不同意这项行动，而且现在仍然不同意。因此，非洲联盟、联合国和苏丹 11 月份在亚的斯亚贝巴商定了三阶段做法。部长女士，我知道，你在亚的斯亚贝巴谈判过程中发挥了直接作用，但巴希尔总统再次阻挠执行协定。

我认为，现在是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必须站在一起并坚持——非常明确地坚持——巴希尔总统履行他一再作出但没有落实的承诺的时候了。主席女士，如果不这样，正如你在会议一开始的发言中所说的那样，6 月底达尔富尔将出现严重的安全问题。

第三，再举一个例子。我们认为，联合国，具体来说就是安理会，应该加快就津巴布韦采取行动，以

配合非洲联盟和其他区域组织，例如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所采取的行动。在这方面，联合王国欢迎将在明天的南共体首脑会议上举行关于津巴布韦问题的讨论。我们希望该首脑会议将就津巴布韦的人权和人道主义局势发出一个强烈的信息，因为那里传来的消息似乎一天糟似一天。

我们需要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业务和战术问题上以及在战略上的机构间合作和相互协同作用。这听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但这不是。它牵涉到进驻实地的各支部队实际上能否一道从事工作并协同开展努力的核心问题。这是很基本，也是绝对必要的。联合开展培训和模拟演练，交流下级理论，共同推广最佳做法，这些对于确保两个组织能够在实地开展协作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欣慰地看到，非洲联盟正打算采纳联合国最近实施的特派团高级领导人培训模式。

联合王国对非洲联盟与联合国之间的未来协作关系抱有很高的希望。我们看到，近年来，在我们之间以及非洲联盟内部都出现了重大进展。联合王国随时愿意继续为这一协作提供支持以及为非洲联盟提供帮助，并帮助它们双方在今后多年更好地开展协作。

查韦斯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部长女士，请允许我欢迎你前来出席这里的会议，我也要欢迎贵国采取主动，召集这次辩论，讨论安全理事会工作中最敏感的一个方面。

我还要欢迎来自刚果和印度尼西亚的高级官员以及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前来出席会议。此外我也要感谢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助理秘书长来到这里。我感谢他们各位出席今天的会议。这体现了这个机构对这次讨论的重视。

在这次发言中，我首先要谈谈秘鲁认为我们与区域组织之间合作所应遵循的一般原则。然后，我将谈谈与区域组织开展这一合作，尤其是在非洲开展合作的一些具体方面。

关于原则问题，我要强调以下几点。首先，我要指出预防冲突以及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的重要性。这包括建立能力，以便在危机局势出现时，视问题的性质并依靠支撑和平的三个基本支柱之一，作出适当反应。支撑和平是我们安全理事会这里的工作重点。我所说的三大支柱就是发展、安全与人权。

第二，我要重申，在秘鲁看来，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任务方面关系的框架是第八章，尤其是《宪章》第五十一条。秘鲁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积极参加了起草过程，最终形成了目前的措辞，其中确认安全理事会的首要职责是履行其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责任，但同时也适当确认了与《宪章》所载宗旨与原则相符的区域协议权限。我们认为，2003年以来在安理会内进行的讨论进一步推动了安理会在这方面的更新和思维。

第三，联合国必须为属于本组织职权范围的维持和平行动提供资金，它也必须使所有会员国都能够参与这些行动，因为参与维持和平行动不仅仅是一项责任，它也是会员国的一项权利。

第四，在秘鲁看来，联合国会员国参与这些行动的普遍性不能因地域来源、语言或文化环境而受到损害。

第五，保障采取有效国际行动的最好办法是保持一支能够在危机局势中快速部署的可靠待命部队，以便在发生内部冲突时遏制任何暴力升级、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族裔清洗或灭绝种族等各种祸患。

第六，也即最后一点是，在我们看来另一项基本原则是，与区域组织进行的合作必须是灵活的，必须不断发展，因为每一种情况都要求具体对待。

关于具体方面，我要指出，秘鲁认为，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开展合作的方式反映了不同的现实。一方面，它们显然在制订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联合行动方面有着广阔空间。它们也具备相对优势，因为它们能够确认和处理特定区域的结构性问题，例如构成非洲许多冲突根源的问题。

同样，区域组织对问题有一个涵盖安全、发展、人权甚至人际接触的总体规划。这在维持和平行动、体制建设和冲突后和解方面，是一个相对优势。因此，我们需要加强联合国与这些区域组织之间在业务上的相互关系。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一些情况中，这个协作过程中确实会出现一些困难，有时原因在于区域组织的一些组成工具，有时是由于其体制能力薄弱，也有些时候是因为主要各方缺乏政治意愿。因此，在实地，这一合作的表现形式会各有差异。

事实上，在一些情况中，合作对于履行联合国和区域组织双方的职责和任务起到了有益作用。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布隆迪开展合作的经验。作为拉丁美洲人，我们也记得联合国与美洲国家组织在稳定海地局势方面开展的卓有成效合作。

不过，在另外一些情况中，我们都仍然还在看我们可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努力，我指的是非洲联盟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在索马里问题上，或者在乌干达政府与上帝抵抗军之间讨论的问题上，情况就是如此。这些是我们确实期望取得进展的一些局势。

在另一端，还有我们一直面临最大困难的一些局势，尽管各组织都有意愿，但在这些局势方面，我们尚未能以持续的方式进行合作，以保护平民和恢复个派之间的政治对话。当然，我指的是达尔富尔局势。

非洲大陆需要得到我们的最大注意，因为与非洲联盟的合作对和平与安全具有至关重要性。然而，我们决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即和平不仅仅是没有敌对行动。在这方面，维持和平方面的合作应当从一开始就考虑到基于长期维持稳定的撤离战略，而维持稳定并不仅仅依靠使用武力。因此，优先注意力应当集中于这样一种必要性，即加强我们的合作，以便通过体制建设、加强民主治理、保障经济生存能力来确保区域的长期稳定。这样，我们将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使生活在非洲大陆的男男女女有可能实现其和平与安全的愿望，让所有居民享有人权和经济增长。

最后，与前面的发言者一样，我只想表示秘鲁支持今天讨论结束时将要通过的主席声明草案。我也要感谢南非代表团起草这项声明。

刘振民先生（中国）：主席女士，首先我要感谢并欢迎你亲临纽约主持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选择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特别是非盟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关系为题举行公开辩论会，充分表明南非对此问题的高度关注。

我们对南非近年来在促进非盟建设、维护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和重要贡献表示由衷钦佩和赞赏。我要感谢刚果外长、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秘书长和非盟的专员专程来纽约参加这次会议。

我想围绕着这次公开辩论会主题阐述以下观点：第一，中方坚定支持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中充分合作。如何进一步加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配合与协调，是联合国各会员国面临的新课题。

联合国是一个国际大家庭，大家的事要大家来办。正如中国谚语所说，众人拾柴火焰高；远亲不如近邻。

国际社会这个大家庭的和谐、和睦有赖于各成员间的合作、互助，邻近国家之间更是如此。近年来，中国与亚洲邻国为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不懈的探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东盟与中、日、韩“十加三”的合作在促进本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上海合作组织正在成为促进地区多边安全对话的有效平台，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肯定。

基于上述理念和实践，中方对非洲各国希望通过深化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在解决本地区问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给予充分理解和尊重。

第二，与区域组织、特别是非盟在和平与安全领域加强合作，有助于安理会履行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首要责任。

《联合国宪章》第八章规定，安理会应鼓励通过区域安排和平解决地区争端。由于区域组织的地缘位置优势，在解决局部冲突、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具有独特作用。加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合作，不仅可以对冲突局势作出更加快速、有针对性的反应，也可减轻联合国维和行动日益加重的负担。

过去十多年来，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在预防冲突、解决争端、维护和平、建设和平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协调与合作，对加强联合国作用，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与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多年的实践表明，在尊重《宪章》的前提下，区域组织在维护本地区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可充分发挥积极性，充分发掘区域行动的潜力。

第三，联合国与非盟在加强配合、互补方面已有明确的政策宣示。当务之急是付诸实际行动。多年来，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已就此通过了多项决议和主席声明。2005年联合国首脑会议重申，要加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特别是非盟的伙伴关系。

联合国与非盟之间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互动，关键是要多做实事，帮助非盟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当前，非盟在非洲许多地区部署了维和部队，为缓解区域紧张局势、解决地区争端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非盟的维和行动也面临人员、资金等一系列挑战，制约了非盟在本区域维和方面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

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应继续积极向非盟提供人力培训和后勤援助，帮助非盟提高早期预警和维和的综合实力，充分发挥非盟在处理非洲特定问题方面的独特作用。

中方期待秘书长就加强联合国与非盟在维和领域责任分担问题，以及如何促进安理会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对话与合作提出具体的可行性建议。

最后，我要感谢南非代表团起草的主席声明稿。我们支持安理会通过这项主席声明。

沃尔科特·桑德斯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美国代表团欢迎德拉米尼·祖马部长，阿达达部长，伊姆朗·科坦大使和吉尼特专员来纽约并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

我要感谢南非代表团提出这一重要议题在安全理事会展开辩论。非洲的和平与安全问题是安理会全体成员急切关心的事，而且非洲联盟及其次区域组织在导致非洲许多冲突和平解决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非洲联盟已经设想了它自己的和平与安全结构并开始为此筹集资源，以防止和解决冲突并应对非洲大陆的其他安全挑战。在过去几年里，非洲联盟在实施这些设想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而且是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获得如此成就的。我们承认非洲联盟在非洲整个地区的努力，但是特别要提一提的是苏丹和索马里的冲突。国际社会期待非洲联盟在防止和应对该地区的冲突方面既借助政治调解又采取维和等手段发挥其领导作用。

在过去两年里，非洲联盟苏丹特派团有多达 7 700 人在达尔富尔，力图终止种族灭绝并且为有利于持久政治解决达尔富尔危机创造条件。非洲联盟在协调促成 2004 年人道主义停火协议和 2006 年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努力在实地付诸实施。非盟特派团做了出色的工作，但是它现在所面临的挑战超越了它在达尔富尔的使命。

在索马里，非盟稳定团进入了一个艰难的环境，为的是给索马里过渡联邦机构提供基本的实地安全，以此作为索马里人民更广泛政治和解进程的组成部分。

区域组织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美国支持联合国继续努力加强非洲联盟跨越整个冲突管理范畴的和平与安全结构，从早期预警和冲突预防，一直到维和与冲突后重建，全都包括在内。国际努力如果不是统一协调和互相补充，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联合国与在西非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协调加快了从冲突过渡到稳定，从独裁过渡到民主。非盟在非洲领导的维和要卓有成效，不仅仅是有持续不断提供资金的基础这一问题。当然，为非联合国行动提供资金并非联合国的任务；联合国维和分摊款必须只用于经安全理事会授权、完全明确责任、通过联合国财务与行政程序确认并在联合国明确指挥控制之下的行动。有效的规划和特派团管理也是有效维持和平所不可或缺的，同时，联合国与非盟在改进非盟行动的这些领域以及建设长期的机构能力方面能够而且应该更加密切地共同努力。

包括美国、欧盟、北约、联合王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在内的其他主要伙伴的意见和专家也能对非盟提供宝贵的支助。在苏丹，联合国和伙伴的人员应该迅速融入非盟驻苏丹特派团部队和区总部。

美国向区域组织的行动慷慨捐助，表明我们支持它们解决地区冲突的努力。我们起初捐助了差不多 2 000 万美元，支持非盟索马里特派团，包括迅速部署作为该特派团主要组成部分的乌干达特遣队；该特遣队现已在索马里实地拥有 1 680 人的一支队伍。我们期待，来自其他部队派遣国的部队今后几周也开始抵达。

在过去两年里，我们还向非盟驻苏丹特派团提供了 3.5 亿美元，并承诺协助该特派团向联合国-非盟部队过渡。我们呼吁其他国家向这些至关重要的努力慷慨捐助。

我们将继续通过为区域组织可能最有效的领域直接提供资源来协助这些区域组织。我们也将继续通过培训、设备、顾问和其他后勤支助，为非盟的和平与安全结构提供能力建设的援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埃及代表发言。

埃尔巴克利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要以个人的名义欢迎你来到纽约，主持这次重要的会议。我也要欢迎刚果外交部长阿达达先生以及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

（以阿拉伯语发言）

安全理事会今天开会讨论如何增进联合国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以便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关于区域组织务必在符合联合国宗旨与原则的条件下发挥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用的有关规定，加强国际集体安全体系并提高联合国解决冲突与实现和平与稳定的能力。《宪章》第八章还规定，安理会应鼓励通过区域组织和平解决冲突，无论是所涉国家主动提出，还是由安全理事会委托处理都行。

毫无疑问，维和行动的数量现在有所增加，而且区域组织在处理冲突的根源问题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都使得联合国有必要加强努力，为这些组织（无论是在由非盟发挥着领导作用的非洲，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合作与协调建立非常需要的机制，以期整合它们的行动与目标并且促进旨在实现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努力。

近几年来一些区域组织采取了具体的措施，形成它们在解决冲突方面的能力和机制，以便应对和平与安全的挑战并且跟上联合国在这一领域的角色变化。

在确认这一发展变化的情况下，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第 60/1 号决议）承认区域组织对和平与安全的贡献，并且支持加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此外，安全理事会第 1625（2005）号和第 1631（2005）号决议强调，提高安全理事会在冲突预防（特别是在非洲）方面发挥作用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强调必须根据《宪章》第八章，发展安理会与非盟及其他区域组织之间的有效伙伴关系。

此外，安全理事会于 2004 年 11 月 19 日在内罗毕发表的主席声明（S/PRST/2004/44）认识到，重要的是加强与非盟的合作，以便帮助非盟建设其应对集体安全挑战的能力。

基于这些考虑，埃及努力加固联合国与非盟之间的合作和协调支柱，特别是在非洲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方面。2006 年 12 月，埃及向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提出了一项倡议，目的是通过为非盟和联合国有关的

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结构建立协调和合作机制来增进这两个组织现有的关系，集中关注建设非洲的能力，以便提高该大陆在各方面处理非洲问题的能力。这样一种关系应以相互尊重、而不是支配为基础。这项倡议得到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核可；在 2006 年 12 月 14 日一项决定中，该理事会欢迎埃及在亚的斯亚贝巴提出的概念文件及该文件表达的关于这种合作的思想。

因此，我们再次呼吁，应根据埃及概念文件中所载的建议，在协调和协商的三个层次，建立联合国和非盟之间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领域更好的合作关系。第一个层次是通过增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会议的次数来进行的协调和协商。第二个层次是联合国秘书处及其对等机构非洲联盟委员会之间的合作，类似于在处理若干非洲问题时发展起来的那种合作。第三个层次是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根据《宪章》的规定和《关于设立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议定书》的原则和目标进行的合作；该议定书授权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通过旨在促进非洲和平与发展的努力，促进和发展同联合国的有力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

我们强调，为确保实现这些目标，安全理事会需要发出一个明确政治信号，重申它愿意振兴同区域组织在预防和解决冲突、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领域的联合合作框架。应该在同相关区域组织和联合国会员国协商的情况下，在明确的参数框架内，并以对关于为此目的建立一个机制的可选办法暂不作决定的方式这样做。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到《宪章》第八章的相关规定和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指导原则。我们重申，不论在执行之前征得各方同意、保持公正、不干涉国家内政方面，还是在尊重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方面，在联合国和区域组织之间任何联合合作框架内必须坚持这些原则。

埃及作为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成员，并根据其倡议的主要特点，愿同安全理事会成员——包括在安理会代表非洲的国家——充分合作，以促进这项倡议

和所有将有助于在两个理事会之间建立永久合作和协商框架的其他想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苏丹代表发言。

穆罕默德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感谢你本人和兄弟的贵国。我要表示，我们赞赏南非主席国在三月份期间本着专业精神指导了安全理事会工作。南非对安理会辩论的有效指导，显示了该国在国际和区域事务中的先驱和建设性作用及其对向前迈进的坚定承诺。该主席国还显示，安全理事会改革和对安理会的支持对国际和平安全具有积极影响。此外，我要欢迎德拉米尼·祖马女士和刚果的阿达达部长及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专员吉尼特大使与会。最后，我们感谢你主席先生采取目标明确和建设性的主动行动，组织今天的安理会会议，以讨论一个对于本机构而言高度优先的问题。

安全理事会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非常关心。因此，它采取真正体现《联合国宪章》关于同区域组织——包括第八章内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中提到的组织——合作的各项条款的措施。

这使我们关注安理会正在审议的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关系问题，并关注可能向苏丹派出的特派团。正如各位成员所知，国际文书提到了促进旨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合作，包括安全理事会与区域组织之间合作的重要性。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大会第 60/1 号决议）在其第 170 段也提到了这一点：

“我们支持按照《宪章》第八章加强联合国同区域及次区域组织的关系，因此决意：

(a) 扩大联合国与区域及次区域组织的磋商与合作，为此请各秘书处彼此达成正式协定，并酌情让各区域组织参与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在 60 年前成立联合国时，本组织缔造者在起草《宪章》时，努力为各角色的这种互补性提供便利，以实现所希望的集体安全。因此，今天，我们不是寻

求新的参考点；我们只需要注意《宪章》第八章并执行其规定。

当我们谈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时，我们必须提及《关于设立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议定书》和安理会的任务。基于安全是一个不可分割整体的思想，该议定书呼吁为同联合国安理会合作创造必要条件。因此，当区域组织在其地理区域处理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挑战时，国际和平与安全体系必须作为一个优先事项予以加强，而且区域组织必须代表国际社会行事。它们不是要取代或替代联合国；不存在这方面的效力。

在这些组织的特权之间也不应该存在对抗。相反，这些组织必须努力克服区域技术或后勤方面的缺点。但它们在实地的经历使之能够获得专门知识和建设能力。我们应该利用其专门知识和能力；我们不应该仅仅讨论它们的弱点、无能或缺乏资金。

关于联合国仅在领导一项行动时才有价值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必须予以摒弃。第八章是明确的，而且它明确提到了区域组织的作用，一个必须无任何条件加以发挥的作用。

在与非盟的合作方面，联合国必须超越诸如达尔富尔、索马里和其他等具体个案的范畴，而且应当根据《宪章》第八章的各项规定建立有效的战略伙伴关系。在这方面，特别是考虑到区域组织对地方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情况和实体了如指掌，联合国必须兑现其在与区域组织合作方面所作的承诺。它们最了解手头各种问题的根源而且最有能力预防危机。区域组织还能为联合国提供地域和政治方面的信息，作为今后工作的依据。这类信息至关重要，在危机中，重要的是稳定局势。这样才有可能带来集体安全。

关于同非盟的伙伴关系，鉴于安全理事会议程上有 60% 的项目与非洲大陆相关，应该通过为此目的优化其资源和努力而使非盟能够解决非洲的危机。非洲联盟在达尔富尔有了经验。它在那里有一个特派团，而且已经与其他区域组织一起，采取了实质性步骤在

努力维护和平。事实毫不含糊地证明，非盟能够给联合国提供支助。就联合国而言，它能够通过按照《宪章》规定的伙伴关系提供财政与后勤及技术支持。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为非盟特派团制定任务授权，包括有关财政、体制和后勤等方面能力建设的问题以及评估有关信息和通讯领域专门知识方面的需求。这一点已在 2006 年 11 月 6 日举行的内罗毕会议上得到重申。

非盟以极大的智慧和耐心开展阿布贾谈判，为的是缔结《达尔富尔和平协议》。我们赞赏所有伙伴，包括非盟和联合国都作出了值得称道的努力。正如阿布贾和亚的斯亚贝巴决定所表明的那样，我国毫无保留地欢迎联合国对非盟驻苏丹特派团在达尔富尔的支持。

在这方面，我要对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作些评论，具体一点说，就是他关于苏丹立场的一席话。苏丹并不反对阿布贾和亚的斯亚贝巴的决定。相反，它在表示对几处与《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相左的意见持保留态度的同时，欢迎这些决定。苏丹政府因此要求，应该使这几点与该协议相一致。我们建议，由非盟、联合国和苏丹组成的三方机制应该着手理顺这几点相左的意见。

有鉴于美国是生活在易碎的玻璃房子里，对于美国代表有关她所谓的在达尔富尔的“种族灭绝”的言论，是不可能作出答辩的。

我要引述的是去年 2 月联合王国外交大臣玛格丽特·贝克特在论述变化中的局势对团结的威胁一文中关于达尔富尔的说法。她写道，该地区的不稳定给紧张状态火上浇油。达尔富尔的冲突有一些原由，其中包括变化无常的降雨，因为这使得游牧者与本地放牧者之间现有的竞争更加激烈。

我想要说的是，有鉴于达尔富尔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对于苏丹来说是优先事项，可以说是苏丹的绝对优先事项，我们欢迎秘书长达尔富尔问题特使扬·埃利亚松先生以及非洲联盟特使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

姆先生所作的努力。这些努力也得到了整个民族团结政府的欢迎。埃利亚松先生的访问是可望出成果的一次访问。

因此，我们希望，所有尚未签署《阿布贾协议》的各方签署该协议。对苏丹和平进程的支持必须是安全理事会的优先事项。考虑到我们是在辩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为了增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开展合作的问题，我们希望支持和平将是全面的。我们也希望，联合国的所有机构，特别是负责制定可持续发展纲领的机构，将参与加强苏丹和平的努力。我们还必须找到邪恶的根源。为此，我们必须富有创新精神，特别是在关于我们无从控制的事情上：气候变化。正如已经就

达尔富尔问题作出清楚阐述的那样，这一点对于一个国家的资源是有负面影响的。

我希望，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是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根据《宪章》第八章加强合作的起点。我也希望，将提供必要的财政资源。这不应取决于负面的政治考虑。支助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来提供。安全理事会专门召开会议，审议如何从今天各位发言提出的建议中受益，也是可取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我的名单上，本次会议仍然有一些发言者。征得安理会成员的同意，我打算现在暂停会议，下午 3 时复会。

下午 1 时 15 分会议暂停